

无意从政

只想做一名眼科医生

1994年,对于巴沙尔·阿萨德来说,绝对算得上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在这一年,他的哥哥、原本被视为老阿萨德接班人的巴西勒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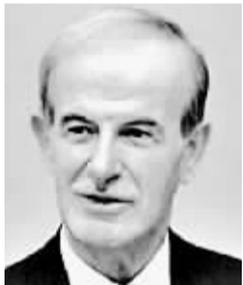
如果哥哥当年没有去世,现在的巴沙尔可能会远离政治的聚光灯,成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

有人说,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传奇。这个家族来自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原本只是占叙利亚全国少数人口比例的派别,但统治着占国民大多数的逊尼派民众长达40多年,这个家族还是阿拉伯地区唯一成功将权力移交给下一代的家族。我们如今总是对叙利亚总统直呼其名“巴沙尔”,而不称呼他的姓“阿萨德”,是因为“阿萨德”这个称谓在叙利亚乃至世界民众心中属于巴沙尔的强人父亲哈菲兹·阿萨德。这位统治叙利亚30年的“雄狮”领袖,在国内的威望至今无人能及。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时,时任东盟秘书长的马吉德称赞他是“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英雄”。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苏丹总统巴希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等一同参加了阿萨德的葬礼,这在世界现代史上都是少见的。

老阿萨德一共有4个儿子和1个女儿,长子巴西勒是他最青睐的接班人,巴沙尔是次子。在哥哥去世前,巴沙尔从未想过从政。虽然出生在叙利亚第一家庭,但他从小对政治缺乏兴趣。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在当选总统之前,自己从未进过叙利亚总统办公室。

巴沙尔生于1965年9月11日,他的童年时代在大马士革度过。1982年,巴沙尔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学习,他所选择的专业也与政治毫无关系:医理学。1988年,他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叙利亚最大的一所军方医院当军医。这位精通英语和法语的小伙子一口气从医学学士读到博士,而且还希望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4年后又远赴英国进修眼科医学。他在伦敦的眼科老师埃德蒙·舒伦博格回忆巴沙尔说:“他安静,从不装腔作势,他在病床边对病人的态度无可挑剔。”

这个时候,老阿萨德正着力培养长子巴西勒·阿萨德做接班人,所以并未干涉巴沙尔的理想。但是,巴沙尔的行医理想因为哥哥的突然死亡在1994年戛然而止。



巴沙尔的父亲老阿萨德



巴沙尔的哥哥巴西勒·阿萨德

无奈接班

接过兄长撂下的担子

有媒体报道称,1994年,巴西勒死后,老阿萨德急电正在英国读书的次子巴沙尔回国。在电话里,老阿萨德严厉地对他说:“你必须继承哥哥的道路。”放下电话后,阿萨德又对周围的亲信说:“总统继承人除了巴沙尔,别无他人。”

在父亲的要求下,巴沙尔回国弃医从政,加入了叙利亚军队。在父亲的安排下考入叙利亚霍姆斯军事学院学习坦克指挥,后又转入阿勒颇空军学院飞行。此后,巴沙尔在军政界平步青云,一步步晋升为少校、中校和上校。除此之外,巴沙尔还被父亲有意增加在叙利亚民众面前的曝光率,被任命为总统顾问,专门负责处理民众诉求和投诉、反对腐败。

接下来的六年半时间里,老阿萨德将朝中有野心的老臣逐一铲除,帮助巴沙尔培育新的羽翼,并着手准备改革开放,为其接班铺平道路。例如,1998年,巴沙尔从叙利亚副总统哈达姆手中接过黎巴嫩事务的处理权。在此之前,哈达姆负责这一事务长达二十多年,也因此而被视为下任总统的有力竞争者。接手黎巴嫩事务,意味着巴沙尔成功地将哈达姆从总统候选人的队伍中推走,并且在黎巴嫩方面也建立自己的势力。在巴沙尔的努力下,叙利亚的腐败情况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2000年6月10日,老阿萨德突发心脏病病逝。为保证国家政权平稳过渡,叙利亚议会仓促修改了宪法,将总统任职年龄从40岁调整为34岁。此后,巴沙尔从中校晋升为大将,担任叙利亚军队总司令。接着,复兴社会党大会选举巴沙尔担任总书记。

2000年7月,巴沙尔以97%的得票率当选叙利亚总统。2007年,巴沙尔获得连任。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核心提示

联合国官员12月1日表示,叙利亚持续9个月的暴力事件已致超过4000人死亡。对此,美国、欧盟纷纷宣布加强制裁,而阿盟将17名叙军政要员列入制裁名单。中东国家叙利亚在今年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而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也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可以说,1994年的一场交通事故,间接造就了如今叙利亚的政治强人巴沙尔·阿萨德。17年前,巴沙尔还是在伦敦进修的一名普通眼科医生,但因为哥哥突然死于交通事故,巴沙尔被当时担任叙利亚总统的父亲急召回国,被迫弃医从政。巴沙尔在35岁就当上了叙利亚总统,人称中东“幼狮”。

上任之初

叙利亚迎来“大马士革之春”

巴沙尔·阿萨德身材高大(1.89米),蓄着小胡子,与他的父亲十分相像。对于巴沙尔的成功,叙利亚反对派人士还有另一种说法:巴沙尔为人并非温顺,而是内向甚至孤僻,不会与人打交道成为他最初成为接班人的最大障碍。甚至还有人称,巴沙尔从高中起便不学无术,只是因为父亲位高权重,他才能拿到那么多光彩的头衔与证书。

比起自己的父亲,巴沙尔在经验、阅历、胆识和威望上都有所欠缺,似乎很难“镇住”整个国家。但这位受过西方教育的新生代政治家,2000年后的上任三把火却让叙利亚百姓眼前一亮。

巴沙尔上台之后,命令撤掉悬挂于大街小巷的阿萨德父子画像,并严令禁止神化领导人的行为。巴沙尔的亲民作风也让老百姓耳目一新,他经常亲自驾车考察大马士革,后面仅跟两辆警卫车,甚至遇到红灯按规定停车。他还与朋友们在普通饭店就餐,并仅在两名保镖的陪同下,在各个清真寺轮流参加周五聚礼。他经济上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吸引外资、改善民生;政治上释放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放松对媒体、言论的控制,鼓励群众讨论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打击贪污、腐败、特权等;他尤其注重信息技术的发展,决心要把国家带入互联网时代。

叙利亚经过两年所谓“大马士革之春”的新气象,这一切都让叙利亚民众感到,年轻的巴沙尔做事也很有一套。

巴沙尔虽然看上去不如父亲老辣,但他任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也有自己的精明之处。2005年2月,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在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中身亡,外界将矛头指向叙利亚的情报部门。在全世界的质疑声中,巴沙尔沉着应对,不仅废掉了军事情报局头目,而且顺应潮流,加快叙利亚军队从黎巴嫩撤军。这一招让急于向叙利亚施压的美国无从下手,从而缓解了叙利亚面临的外部压力。

执政之冬

经济恶化 示威突起

改革步伐过快给叙利亚带来了挑战,甚至威胁到巴沙尔和复兴社会党的执政地位。“大马士革之春”很快结束,叙利亚经济发展也面临重重掣肘。

根据预计,叙利亚将在2015年从石油出口国转变为石油进口国,而叙利亚对石油的依赖非常大,这从该国的出口制造业只占GDP的3.1%就可见一斑。而叙利亚的人口将在2050年翻一番,超过3400万。美国一直以来对叙利亚的制裁更加恶化了该国的经济状况。

叙利亚面对外部制裁压力、严重干旱、石油资源逐步减少等诸多不利因素,在经济领域并没有实现大发展,政治上也逐步收紧。而威胁其统治的大规模示威与反抗出现时,巴沙尔进行了武力镇压。

2011年1月下旬,叙利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8月10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承认军队镇压示威民众犯错,再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承诺明年初完成宪法修改工作。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发表谈话称“叙利亚危机最好解决办法就是巴沙尔下台”。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也不满叙利亚镇压示威者的行动,先后召回驻叙大使。

2011年8月18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欧盟均发布声明,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美国总统奥巴马主张对叙利亚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2011年10月7日,美国白宫再度呼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现在下台”,并警告他正带领叙利亚走向“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也表示,叙利亚领导层应该在国内进行改革,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就将被迫下台。

家有贤妻

“东方戴安娜”紧相随

在英国两年的留学因为巴沙尔回国从政而终止,但这短短两年完全有理由影响巴沙尔的终身——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阿斯玛·阿赫拉斯。成为叙利亚第一夫人后,阿斯玛以典雅的气质和智慧的头脑,打破了阿拉伯国家元首夫人保守与神秘的印象,大方地与丈夫一起出现在各种场合,引来好评如潮。

阿斯玛比巴沙尔小7岁,出生于英国,拥有英国和叙利亚双重国籍。她的母亲在叙利亚驻英国大使馆工作。父亲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来自叙利亚颇有声望的阿赫拉斯家族。在与巴沙尔结婚之前,阿斯玛是英国摩根银行的一名投资银行家。

关于阿斯玛和巴沙尔的相识,有两个版本。阿斯玛自己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她和丈夫是结婚前一年在双方家人的安排下相识并相恋的,程序完全遵循阿拉伯传统的“父母之命”。但另一种更令人信服也得到多方证实的说法是,早在1992年阿斯玛还在伦敦精英女校——王后学院求学时,就在一次校园鸡尾酒招待会上遇到了当时也在伦敦求学的巴沙尔,两人一见钟情。巴沙尔回国后仍与心上人鸿雁传书,电子邮件成为他们互诉衷肠的主要工具。2000年12月,25岁的阿斯玛与刚当上总统的巴沙尔结婚,后来为他生下3个孩子。

据称,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为了帮助丈夫更好地“看到”真实的叙利亚,阿斯玛隐姓埋名,独自奔波于大马士革街头巷尾。2001年12月,阿斯玛为巴沙尔生下长子哈菲兹,2003年和2004年又相继诞下两子。在有了孩子之后,阿斯玛就全身心投入到对家庭的照顾之中,只是在丈夫遭遇困难的时候,默默地给予支持,并尽量在公众场合给足巴沙尔面子。《中东报》就曾撰文指出,阿斯玛是一个识大体、有女人味的妻子,她在家中总是一身休闲装,而出席公共场合时却一身名牌,浓妆艳抹,帮助巴沙尔在类似的社交场合中占得先机。

喜欢慈善事业是阿斯玛的一大特点。2001年,她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通过小额贷款帮助叙利亚农民。而据当地媒体称,在大马士革的基督教慈善基金会也常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德国《明镜》周刊曾这样评价她:阿拉伯国家统治者的配偶们正在为各自的国家增光添彩,阿斯玛正是其中的代表;《巴黎竞赛画报》称她是“东方的戴安娜王妃”;时尚杂志《世界时装之苑》认为,她的时尚品位甚至超过了美国总统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和法国总统夫人布吕尼;有法国媒体在2008年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如果你必须以每个国家的第一夫人作为基础,来衡量哪个国家更有资格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话,叙利亚会比土耳其更有机会。”

但是,阿斯玛与丈夫身后的阿萨德家族似乎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阿斯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在英格兰长大是很幸运的。我有机会感受什么叫和平——这是与中东最大的区别。”有媒体透露称,由于受到西方良好的教育,阿斯玛对于巴沙尔的行事风格以及这个家庭充满了不满和愤怒,但为了保持家庭和和睦睦只好忍气吞声。现在她已被阿萨德家族视为“外人”,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据《广州日报》)